

遂

初

堂

文

集

遂初堂文集卷之十六

遊南岳記

五岳惟衡山最遠嵩華皆在帝都泰岱當南北要路昔人多登覽焉北岳差遠而僻至者較稀衡山在洞庭之南去中州二千里唐以前名賢無至者杜少陵望而未遊韓退之僅至山麓岳廟而已宋朱晦翁張南軒乃登祝融至方廣明士夫非祭告而至者無幾人惟增城湛甘泉以尚書家居八十一至九十再至傳爲美談余來南楚專爲衡岳之遊畱滯潭岳間忽忽歲暮己卯春正六日乃自湘潭泛舟三宿抵衡山縣縣令郭璇英爲

戒輿夫湘潭石天半訂同遊以事阻待之不至十三日
同甥陳周綸表姪吳勗初發縣寓出西郭門向在舟中
望見蒼蒼如陣雲者爲支嶺所蔽近反不見行十數里
始見之道中舊多古松日影不到地兵餘剪伐殆盡僅
存數十株其補植者亦自楚楚可愛三十里抵岳市市
在岳廟前有居民二三百家宿於萬壽宮晨起謁廟廟
制舊極宏壯畧如帝居戊子歲正殿燬於火今就二門
安神座國家數遣重臣告虔視前代爲隆重而棲神於
門不稱祀典請於朝復作寢殿使臣與守土事也爲題
詩致慨時陰雨連旬私禱於神求開霽飯後遊水簾洞

洞在紫蓋峰之側自廟東北行四五里望見瀑布挂
巖端甚明顯循溪度懸崖至其下瀑不甚怒輕明如
簾簾盡處飛濤濺之有洞門在其中卽道書所云朱
陵洞天也崖間題刻徧滿惜志不載所云潛通羅浮
者殊荒誕而境甚幽清宜於靜對恨旁無片瓦不能
久留遂復東過重嶺至九仙觀觀在溪塢中岡巒迴
抱竹木蔽虧足爲棲真之地南岳九仙不皆居此今
并肖像祠之自唐以前衡山羽流多著異跡宮觀相
望自思太師振錫南來懷讓石頭二禪師繼起宗風
甚盛而道流無聞迄於今徧山皆禪宇道觀僅存者

九仙黃庭而已近歲有李皓白者居九仙頗有才辨
動公卿觀宇田產皆其所修復然非潛修默鍊之士
今亦不及見矣還過岳廟西北行二里許至黃庭觀
觀爲魏元君修道處在小峰之顛聳拔無階觀止屋
數間下臨絕壑泉聲號號出松竹間境絕幽勝元君
爲晉司徒魏舒之女侍中劉璞之母席處富盛而能
精思學道名列上真非夙具仙骨不能古來自有女
仙一派於今無傳元君所傳黃庭經文辭古雅優於
後出諸道經今有石刻陷壁間是近代人書殊綿弱
當取停雲館帖右軍所書外景鬱岡齋帖楊許所書

內景合刻置此乃佳耳暮還萬壽宮明日小雨不果
遊巡行廟廡索古碑刻無一存者使臣事畢例當刻
祝版吏胥輩輒磨舊碑以應有司弗省也午後稍霽
望朱明芙蓉天柱諸峰紫翠爛然夜微月道士以元
宵設酒醴村人舞燈殿庭爲神壽殊不寂寥十六日
取古道上祝融峰白廟西上一嶺頗陡峻就石鑿級
者十數丈爲千層磴過石頭禪師塔抵南臺寺故址
寺卽石頭道場爲洞宗祖庭明末尚盛今僅存茅屋
一楹僧下就岳廟香火僅一道人居之可歎也前過
三生塔是思大師藏蛻處台宗之祖也亦無一椽塔

鼎鑪露巖下又上得福巖寺寺在天柱峰下傍獅子巖是讓祖道場濟宗最先祖庭也唐宋尊宿住持載傳燈者歷歷可數明初僧來復尚有二十景詩中葉廢盡田土悉入南臺近歲濟下有僧稍稍恢復今主者式菴弘覺禪師孫也居此十餘年道風頗振規制一新且爲余同鄉人相見甚歡飯於其室以雪作畱余宿余慮雪深將不能上祝融決意行寺旁有明道山房祠李鄴侯鄴侯居衡岳寺遇懶殘在烟霞峰下舊有書院在麓賢峰福巖廢邑人乃就寺側建祠割寺田令僧守之非其故也又上過讓祖塔數武卽傳

鉢院亦名磨鏡臺是馬祖枯坐處南宗行地如江河
發源乃在此也地甚隘僧亦守塔而已又上過已公
岩觀音寺巖壑益深秀林樹彌被崖間冬不落葉鬱
然青葱而雪大作颯颯作聲沾衣撲面不可禁少憩
鐵佛菴上祝高嶺嶺益峻雪漸積諸峰以次皓白經
丹霞諸寺不暇入再憩南天門雪益深道旁石獅如
玉琢就者亟取道至上封寺寺在祝融峰額去岳廟
二十餘里大半踏雪行頗寒冷而所過林巒隨步變
態更成奇觀時時叫絕抵寺已薄暮寺皆鐵瓦沒不
見眷主僧天掌晦山之孫適往江右宿其方丈燒楮

柚滿爐爇所攜酒飲之苦其易盡昏時雪止夜分乃
有月光映入窓隙披衣呼陳吳二子起巡階行見月
色朦朧映積雪上光景奇絕爲忘寐者久之明日欲
登峰頂僧言雪深二三尺不可上遂少霑遣人下山
取酒徐出寺門眺望千峰萬嶺一白無際深溝大壑
處處平填枯樹變作瓊林荒榛化爲瑤艸午後日光
燭之晶熒灼爍不可名狀薄暮取酒人至言昨日廟
前初無雪始知身在半空與世人隔絕晴雨明晦迥
然不同也是日雪稍消暮犒與人酒質明鼓勇踏雪
一里許至祝融絕頂憩司天王廟俯視下方大地山

河融成一色七十二峰縱橫高下若瓊臺瑤島山沒
於白銀濤浪之間昔詩人王冕大雪中赤脚上會稽
山頂瞪目叫絕謂世界一白玉合成此峰高於會稽
十倍所見故當勝之耳欲至會仙橋以雪深徑仄不
可往復還上封東北至日觀臺所見不異峰頂有舍
利塔禹碑亭所傳岫嶠碑者岳山實無此刻嘉靖間
始出長沙守刻之岳麓篆體奇奧箋釋支離識者有
質鼎之疑今反取岳麓本翻刻置此山靈有知當言
我王庫中初無是刀也還至上封僧請俟雪解而行
余知山高雪未易消且乘雪行更多奇觀傾路旁有

石刻敲冰破凍千古奇遊人字知昔人有同此境者
遂決意下峰至南天門折入西北谷中磴道停雪四
五尺幸凍不解尚可踐之行而巖壑益靜深林木益
茂密怪石兀立道旁雪裹之輪囷擁腫樹枝四面粘
雪大皆合圍或蹲或側望之如猛獸奇鬼巨竹爲雪
壓梢皆倒垂下屬於地如釣竿然皆平生所未見者
可五六里至中山寺寺隔深澗泉流潺潺遙聞大吠
雲中久之乃到堂宇宏濶盛時嘗容三四百僧今寂
寥甚鐘板猶存無主法者舊住爾新雪竇之孫退院
住靜聞其篤於修持每一日夕必背誦法華楞嚴各

一部宗門中難得如此樸實人恨未及訪也又西二里許至九龍取道深松中磴道數轉前臨深溪隔溪見積雪中疊屋臨崖疎落如畫者爲護國寺寺左有飛泉下垂平布石上跨木橋以過樹林森秀峰岫廻環最爲佳境寺盛於萬曆中舊爲傳戒之所今亦替矣循故道而東至茅坪有慈賢寺亦臨深溪前後多秀峰茂林美箭蒙籠其上泉清而甘故龍潭也寺僧頗衆主者蒼荀亦霑平陽法派爲余言開山僧本一健將萬曆中失事削髮入五臺積苦行得開悟徧走滇黔最後入衡創闢此寺未見碑銘不知其何人也

寺境甚清而天復雨爲畱再宿與陳吳二子次敘道中所見蒼顏皓首聳立雲中者爲雪峰切玉一片瑩淨無瑕者爲雪坡淺深明晦互相烘襯者爲雪壑弓彎鱗次高高下下者爲雪田疎密欹斜若隱若見者爲雪屋重圭累壁直上梯空者爲雪磴肥不掩骨瘦或露鋒者爲雪石素頂輕勻冰柯纖結者爲雪樹鳳尾倒垂欲起未起者爲雪竹豐條扶疎勁節挺出者爲雪艸聽之有聲尋之無跡者爲雪澗鑿凍而汲冽然清甘者爲雪泉擬作十二雪詩未暇也此三寺在谷中爲大諸靜室依巖傍壑星羅棋布不可勝數潛

修默證之衲多隱其間人不能測也懶殘巖寂無人
居綠蘿菴是山茨禪師結茅處亦僅有僧守塔遂取
故道仍上南天門欲往毘盧洞僧言徑狹多樹枝礙
道難興行而輿夫上下冰雪中良苦意憐之不復強
也飯於鐵佛菴有菴以下無雪天大霽雲氣盡開諸
峰皆見其頂俯視湘江紆迴作四大折繞岳而西風
帆隱隱可辨遂從新道下山差徑而峻過吸雲伴雲
諸菴皆有僧迎候爲一啜茗而行道旁多石而少樹
清泉瀉壁間縈絡不斷所言芙蓉峰上有泉水飛流
如舒一匹練分映青林直注山下者卽此是矣過甘

泉書院地甚清曠惜無居之者甘泉但卜地於此亦未嘗居也還宿萬壽宮明乃爲方廣之遊由岳市西行過止觀橋徑綠野清溪中十里餘乃上嶺嶺行五里許得西明寺寺旁多高松大竹瀦泉爲沼蔚然清疎寺小而整潔居方廣中道少休乃進嶺漸峻山色漸佳蒼藤老樹縈岡覆谷夾道清泉奔瀉如奏笙簧道旁有秀壁鑱大字曰湧几其地尤佳翹望諸峰或半雪或微雪或掩雲中或露雲表開合不常瞬息萬狀踰小嶼大嶼始見蓮花峰百千小峰攢簇周遭如千葉大蓮花在七十二峰中爲最秀其高與祝融亞

純在雪中下嶼二里許至方廣寺寺正坐蓮花峰之
心而地勢寬廣樓閣重叠四圍皆竹木清溪一道縈
絡寺門洗衲池補衲石在其右鳴泉戛玉懸瀑濺珠
天下絕境也地在岳山西北最幽邃寺亦最寬閑僧
亦最衆惜非禪門晦翁南軒遊岳自山背上首至方
廣故有二賢專祠明代遊人到此甚少祭告使臣絕
無至者遊岳而不遊方廣如弗遊也有此而北則有
天台寺黑白龍潭白門諸寺在岳之背又有上下南
溝余欲一以至以徑路欹仄雪後踏凍行甚艱危輿人
告困遂不克往翼日仍由西明寺出岳市側徑還縣

寓凡十日而畢岳遊綜論一山體勢東西綿亘數十里倍於南北故曰衡山衡橫也名爲大峰五實則蟠天際地各自爲高者甚衆不同他山一二大峰外餘皆卑小大峰雖多以祝融爲主餘皆環拱輻輳不同他山之叅差錯雜漫無主峰譬如牧伯之總羣侯大將之統列帥有綱有紀不僭不散分之各自爲雄合之共成其大南方高廣之山甚多而此獨標爲岳有以也夫山勢嵯峨聳拔無峰不秀無泉不靈而未嘗以一巖一壁見奇又如大人長德包含衆美而偏長獨藝不以自鳴測之莫竟其端窺之莫窮其際也道

書所稱洞天福地在南岳者不一所以余所聞大兵
大寇自古不及岳山避亂者多得存活若有神靈陰
護之者石皆戴土膚寸出雲雖孤峰絕頂皆有泉可
鑿有土可耕故大寺院可以安衆而荒岡絕壑把茅
蓋頭培竹種茶皆可易粟無持鉢乞募之苦小靜室
無慮百千息心養道之士恒居之誠哉天地奧區與
五臺峨嵋廬山天台同爲佛國非徒祝釐祈福之地
而已也余雖未獲徧歷諸巖谷而畱連涉旬有名之
地皆至觀星輅使節信宿而去者差爲過之登祝融
者或誇雞鳴見日或詡大地鋪雲余初禱於廟亦願

晴明乃天不輒晴翻遇雪作遂令於萬仞峰頭快觀
雪景冬末春初山本枯瘠一雪而童岡焦谷皆成銀
海瑤臺白葦黃茅悉爲琪花瓊樹生平觀雪無有奇
於此者若夫觀日出莫妙於勞山觀雲海莫妙於黃
山余旣悉逢其勝而獨以祝融觀雪得未曾有且備
歷陰晴明晦諸變態似不徒以開雲霽雪爲異者岳
神之貺我厚矣姑就遊屐所及者記之其未及者異
日或能再至棕鞋竹杖不煩人力團蕉樹屋隨意淹
留庶足攬眞形而窮勝槩耳

遊浯溪記

湘江兩岸多小山連綿靡迤少奇崛之槩間有危礮峭壁石色皆焦枯鮮秀潤其嶄然特異者爲浯溪遠望之石壁嶙峋如屏如闕近視之嵌空玲瓏疊峰而多穴石質類太湖復類靈壁而背皆奇隨步異態設窮人巧爲假山未有能髣髴者崖畔槎枒老樹交柯垂陰蒼藤倒掛瓊瑤百千清溪一線注於江觸石而墜有聲鏘然境致清絕元次山罷道州樂其幽勝遂移家焉一水一石各爲之銘又乞顏魯公書其所作中興頌鐫諸崖壁頌辭高簡爲次山集中第一字勢

雄偉爲顏書中第一余少見榻本甚愛之而不能得
追門人劉禹美典試粵西還始求得一本頃從祁陽
攜榻工來維舟二日榻取數本因得婆娑林麓間盡
臨眺之適從寺僧所得涪溪志閱之知亭臺故蹟廢
興不一而其廢而復興不終湮沒者實以元顏二公
名節風裁使人思慕非徒林壑之美而已也崖石堅
細宜鐫勒自頌文而外次山復盡刻其銘唐宋人續
題於左右者不可勝數大半爲後人磨去刻其自作
其存者或蝕於莓苔或埋於泥土余同陳吳二子一
一洗剔且盡榻之多今志所未載及載而訛舛者山

谷一詩最著名詩意乃謂肅宗不當攘取大物上皇
西內淒涼次山有痛於中而以頌託諷者細審頌文
初無此意祿山作亂明皇既失天下肅宗提一旅復
兩京大物已落盜手取之何咎撫軍監國平世事耳
靈武之事非正位號不足以鼓士氣而收人心勉從
擁戴事出權宜旋乾轉坤所濟者大唐室再造上皇
還宮爲臣子者宜何如慶幸何如頌揚而乃微文刺
譏乎或以書太子卽位及歌頌大業不言盛德爲微
詞夫春秋書法立不以正者不書卽位書卽位非貶
也序言大業頌言盛德二文互見亦復何疑文人喜

翻案山谷爲此詩亦一時樹異耳後人輒祖其說題
涪溪者必詬及肅宗與元顏兩公頌揚國美大書深
刻之意實相背謬兩公有靈當愀然有所不樂也余
不可以不辨故記之

遊永州三巖記

江行入永州界始見石山稜稜露骨與潭衡諸山絕異距永十里入瀟江水益清石益瘦郡西門外有浮梁梁之兩崖皆白石巉巉齒齒如花圃中物郭西諸山不甚高而石皆銳削挺起卽柳州記所稱西山也比晤零陵令葛見田問記中諸名勝獨愚溪在近餘多蕪沒不可辨而芝山巖最佳朝陽巖最近澹巖差遠又綠天菴爲懷素故蹟皆可遊余次第往焉自浮梁西岸南行數十步有石橋爲愚溪橋溪水澄泓曲折源長數十里至此乃入於瀟子厚昔居此今有祠

存焉祠旁夾岸皆民居間以菴院緣崖傍溪疎籬曲
徑巧石離立水濱可坐垂釣約畧如園居不類井里
也鉅鈿潭卽在溪中去祠甚近有三大字勒石而境
致不稱未知卽柳記中所云否循溪西北行入谷中
有小阜石皆角立小如羣羊大如熊虎地名柳子巖
相傳子厚亦嘗居之不知於記中何名也又西見削
壁一帶綿亘里許屹如崇墉不可梯接壁盡得巖則
芝山巖也僧依巖爲寺玉乳冉冉下垂作佛瓔珞寺
傍攀窄徑而上石皆如崩雲如湧浪至巖頂則皆尖
銳出鋒筍抽萼簇不可名狀遠望瀟湘二江了了如

畫去巖百許步復有幽穴側身而入初甚晦旣乃豁
然開朗一石橫亘如橋下臨無地俯窺乃見一人家
竹籬茅舍花木四圍清溪繞之桃花流水殆非人境
巖故自奇而臨望尤佳絕也自愚溪橋而南循瀟江
行可三里爲朝陽巖元次山作銘在柳州前然柳記
不及巖石彎環從缺處入如石梁下過俯捫削壁得
一洞穹然如屋深處宵黑不可入有泉自洞腹出承
以石甃刻作九曲洞盡處架木爲橋復攀峭壁以出
下臨瀟江宛如龍窟舟行望之當更佳耳又南二十
餘里渡進賢溪出瀟水之右爲澹巖一山如覆釜奇

石鱗鱗竹木蒙籠其上近巖處特多細竹竹盡見懸崖峩峩如獅子橫蹲洞開其口中寬廣可百步一剎藏焉像設靜深梵唄鐘魚透出石壁巍樓翼於崖表臨望下方谿谷田疇相錯如繡時二月上旬菜花盛開與桃李梨杏相間居然嶺南氣候矣從寺左下復得大巖宛委通明高處去地可十丈寬敞可數畝石膚玉潔雪淨上開大孔透入日光了然明顯巖內奇石錯立如屏如几可坐可臥宋元人詩篇及題名散刻巖間及石上者無慮百餘通不受風霜剝蝕可讀可榻崖上玉乳滴成人物備諸奇巧有大士像相

好宛然下瞰洞中白象最爲明了有支徑攀石罅以
出復得一小巖巖石尤奇平處可布數席有石棋枰
奕者疑於仙其上亦有透日之穴無所不燭以全巖
論之寺所踞爲獅口寺後大巖其胸腹也側出小巖
則其耳也又前巖猶門戶也大巖堂寢也小巖樓閣
也天造地構非意擬所及以余所見若善權林屋玉
華諸洞皆奇巧獨苦其晦昧須秉炬而入偃僂而進
上漏下濕未有高廣明淨如澹巖者殆列仙之居非
蛟龍之宅永山多奇定當以此爲冠餘雖不徧遊亦
可無憾矣其綠天菴僻在城東巧石數片芭蕉數本

硯泉墨池畧存舊蹟眺望頗曠而山甚荒寒僧甚孤
冷據懷素自敘云長沙人未知果居此否也永州山
水之勝以柳司馬記始顯余來遊初意亦祇尋記中
所稱道不謂舊蹟皆湮沒不可見見者亦平平無奇
其奇絕者乃在後出之芝巖澹巖物不可以狗名而
遺實事不可以泥古而畧今類如此矣書之以告後
人令勿惑

遊金牛山記

楚南山水之勝聞天下余浮湘涉沅數百里烟濤浩
然水觀頗暢獨未及登山頃來龍陽邑令余若山學
博申宮雍爲言金牛之勝欣然欲往天久陰質明忽
霽遂呼肩輿出邑南門見遠山蒼然矗立天際則金
牛也距縣六十里半道入山塢茅簷竹舍錯落谿谷
間夾道多楓楠雜樹霜餘皆作丹黃色籠岡絡阜三
十里斐疊不絕如行雲錦中饒有佳致吾鄉紅葉涉
冬卽殘楚南地煖得霜稍遲十月杪方盛白樂天四
月遊廬山見山花盛開賦詩云常恨春歸無覓處不

知轉入此中來金牛秋光正如匡廬春色耳山徑蒙
密多不可輿時時步履踏落葉行緣谿度壑路殊幽
峭過數小嶺至山南面境界忽開數十里川原村落
皆在掌中遙山連綿包其外隱隱如大環環中雞犬
桑麻別一世界金牛寺在山半不甚高而臨望廣博
遙青疊翠如朝如拱烟雲開合瞬息萬變諸山勝槩
一寺遂能收之信絕境也金牛爲古道場載在燈錄
蕪廢殆百年僧跡幾絕今住持崔岩本江左人靈巖
之法孫卓一茅居此人頗敬信稍稍營葺殿宇舊制
未十二三然規模宏遠矣崔公見余至大驚喜擷山

疏作羹宿其丈室互訊吳楚法門事夜分不寐明晨
上山巔地益高所見益廣遠山周遭皆數層近者鐘
釜帖伏不可算數循崖東下得風雨二洞一石下垂
如鼻中分二孔咫尺間燥濕迴殊亦一異也志載金
牛之勝有八皆瑣細不足誇余所喜者佛寺多幽邃
金牛獨雄偉軒豁百里山川悉入目中且若天造地
設爲茲屏障者宜乎爲歷代祖庭而久廢不能驟振
將顯晦自有時耶崔公言居此山二十七年從未見
衣冠過客有至此者余謂有師二十七年不下山之
堅苦遂有余一宿卽入山之勇決人不負山水山水

遂初堂集

卷之十六

未

亦何嘗負人吾未遊鼎朗諸山遊於是乎始故記之

遊中岳記

自昔說禹貢者有三條四列之名而唐僧一行分天下山河爲兩戒不及乎中蓋南北條皆連綿到海而中條甚短及豫而盡譬之人身正脉之結爲心胃不與手足同其修袤也嵩山在禹貢爲外方實中龍之少祖於豫州山爲最高故稱中岳漢唐都洛陽宋爲陪京視嵩如園囿間物名人才士多至焉南宋以還則寥寥矣余夙有五岳之盟旣至大梁銳意一遊中岳時方炎暑人謂不便登涉多尼之者余弗顧也遂以辛巳六月四日發汴城過中牟鄭州南行至曲梁

見數峰橫亘是爲具茨之山黃帝所嘗遊也將至密
縣有天仙廟云是帝女葬處廟中有白松一根三榦
駢立參天往時龍鱗雪膚芬香潔白詩人稱爲玉樹
枯且二十年枝條猶多奇狀神物或能復生未宜傷
殘也廟前有滴瀝泉出自覆屋厓乃碎石攢簇而成
廣裁尋丈薄止尺許四旁皆土不知泉從何來滲如
雨點成潭成澗土人謂之滴水蓬亦泉之變格也過
密縣則見嵩山巖嵒蒼翠穹然造天五十餘里乃抵
岳廟廟在黃蓋峰下居山之正南朱甍碧瓦壯麗如
王居廟門步至殿可里許樛松古栢森列成行歷代

告祭之碑錯置庭廡披攬不給廟南百餘步有石闕
立自東漢時刻字漫滅可辨者數言而已廟前有小
市中州人焚香瞻禮者三四月間爲盛羣隱遜於東
岳然東人所媚者碧霞元君不如禮中岳者名正而
言順也自廟西行數里至登封縣令張紫書問所
須答言惟須嵩志一部山輿一乘旣得之則議遊徑
先岳西次岳東後登嵩頂明日出北郭三里許過啓
母石石側立如削山間常有之啓母化石之說絕謬
悠而漢唐人爲之立闕立廟若真有其事者殊可笑
也去石百武爲崇福宮嵩山昔多道觀今自岳廟外

唯此宮尚存然荒寂甚黃冠無可與語者西過疊石溪至嵩陽書院院在魏爲嵩陽寺唐爲嵩陽觀宋爲天封宮至明廢盡別有太室書院建於周世宗時宋朝常賜九經亦久廢明嘉靖間邑令乃卽嵩陽宮址建書院尋復廢近時葉井叔爲令始修復之耿逸菴先生倡道嵩陽增築屋舍以家財置膳田集士之有志於學者廩給而啓迪之處則身爲之師出則延名師董其事規條一倣鹿洞所造就良多先生沒而風規漸替爲感歎者久之院中舊有漢封栢三本一燬於火一風折其半惟一本尚完下合上岐六人圍之

不盡挺立千霄膚理如鐵石真先秦三代物也柘旁石柱多唐宋人題名韓退之所題則亡矣唐天寶中感應頌碑極高大其事則鍊還丹其文則李林甫以徐浩八分故多摩榻者以其年記之丹成而祿山之兵作矣北去三里許爲法王寺寺在嵩山中最先建最知名今殿堂僅存殘僧四五人守之古碑無一存者去之百武有嵩岳寺本魏離官所改極宏麗今尤荒涼訪李北海碑其亡久矣西去五里許至會善寺在唐時亦最盛主法席者多載傳燈安國師珪禪師破竈墮其尤著者也今則浮石禪師之孫夫隱主之

濟宗一燈孤懸於此北僧不習叅扣未免法堂前草
溪一丈耳寺中有魏嵩陽寺碑唐戒壇碑景賢禪師
塔記楷書梵網經戒壇前有道安禪師碑皆絕佳而
殿前有佛祖宗派圖乃明天順間所立敘法系甚詳
以龍潭信系於天王悟之下記文乃洞宗人所作而
盛推濟宗則知昔人猶自平懷也此寺旣富古蹟又
甚清幽爲停一宿質明西北行十里許距永泰寺甚
近以其尼寺也止不往又十里許至少林寺寺在少
室北麓五乳峰之陽寬閑幽邃形勝天然嘗踐陀造
塔慧光翻經已著神異自達磨南來潛棲茲寺竟得

神光以傳心印東土禪宗肇興於此然諸祖之後盛
化他方不居少林燈錄所載唐宋尊宿主席少林者
絕少至元世祖時雪庭裕公奉詔來爲住持稱開山
第一代其後人世居之然法道不甚光顯其中興洞
宗者在吳越間於少林無預也而少林住持以衣紫
賜劄故號稱宗主自二十八代後遂無繼席者殿宇
亦傾頽且盡近日越僧普潤以豫撫之力鼎新之閤
麗甲於一方普潤知余能爲方外之文請作碑記其
事余諾之爲畱三宿山溪屋廣盛暑竟日清涼古栢
二百餘章皆挺直端圓無少側媚態庭除明淨月寫

其影如荇藻縱橫菩提樹不逢花時而凌霄多託根
栢旁作花栢頂殷紅可愛碑刻無慮二三百通牆壁
間觸目皆是秦王告武后詩裴灌碑等皆工人所常
榻余獨搜得齊周碑二通嵩陽石刻錄中所不載葉
井叔最好古而遺之目前信集古之難也近日洞宗
人以意削去上世五代云本之少林碑余觀諸碑所
稱世代或多或少或自洞山數之或自雪庭數之參
差不一莫可憑準而祖堂中兩壁所繪像則丹霞淳
等五代具存足徵刪削之謬矣東廡有緊那羅王像
云示現元末解紅巾之難寺僧習手搏者奉爲祖師

然唐太宗破王世克時已得曇宗等之助則僧兵之
來久矣初祖菴去寺二里許云是達磨面壁處壁間
有李屏山菴記真能發明祖意者而嵩志削之儒者
之拘也像傍一石有紋如僧趺坐俗謂初祖九年面
壁影透入石而成余觀此石是水中石子水波蕩漾
久而成人物花鳥者甚多此偶似僧耳何足爲異且
初祖所面者牆壁之壁非石壁也况此尺許石子併
非石壁耶欲上二祖菴登御砦以道荒塞不可行而
止遂還登封道出二室之間輿行二十里左瞻嵩西
諸峰雄峭摩天右眺少室東峰秀聳拔地如從崑閬

間行十倍山陰道上矣登嵩顛有二路從西麓萬歲
峰上頗陡峻自東麓盧巖上道新修稍平坦翼日遂
東行過岳廟折而北可五里至下盧巖寺易山輿三
里許至上盧巖寺是盧鴻故居在嵩山東掖下峭壁
四圍境絕孤迥瀑布自北壁下雨後壯盛不減匡廬
天台惜久旱細流滴瀝不見其奇寺廢無僧圖志中
十景不可問得之意擬而已西上三休臺折而北路
雖濶多碎石礙足亦鮮樹林稍前踰一嶺則見松杉
滿谷清溪潺潺奇禽迴翔異花爛熳迥非塵境渡溪
而西遂上嵩山之脊向所望虎頭獅子諸高峰皆以

次低伏又西至御路與西上之徑會道更平坦屣履徐步飄飄如御風而行又北過大小鐵梁峽削壁百尋下臨無地鑿石駕橋以過俯視壑中疊石嶙峋雷轟斧劈猿猴所不能攀縋也又北過天門雙峰中斷風雲出入其間折而西北乃上中峰之頂宋時有峻極禪院今爲真武殿有閣三楹無人居之旁有玉井天池冬夏不竭又上百步乃至絕巔古封禪壇址也獨立天心萬峰在下雲開日朗纖翳不生北望極於成臯玉門黃河一線包其外西則洛都伊闕隱隱見之東則方山具茨綿亘原隰而南山列案數重大小

熊雙圭三尖諸峰竝峻嶒崖峩壘翠浮青陸渾三塗
皆在指點間遊目盡數百里始知嵩山之高信無與
偶唯少室相爲伯仲而尊嚴雄傑則遜之獨標爲岳
有以也山巔寺院若存當爲停信宿今苦無駐足處
遂循故道還盧巖計上下可五十里日且暝矣寺荒
不可棲泊復東北行數里投龍潭寺宿焉潭有九乃
一泉衝激而成水色淩黑有龍宅焉禱雨輒應寺在
澗旁淩淩中地絕勝而久廢五十年前有僧洞然修
復之爲律堂引潭水溉田刀耕火種不募外緣僧衆
常數十人會常白月之夜誦戒布薩濟濟可觀寺雖

新開而威儀整肅門庭潔清汴洛間所希觀也翼日
循焦河而南可三十里渡潁水至告成鎮卽古之陽
城也周公卜洛立表測景以此爲地中今有測景臺
存焉臺高五丈縱廣三丈形體正方而闕其北面十
之二以懸壺滴漏當闕處鋪平石一行於地其長
視臺之高廣可二尺許刻水道其上以承壺漏視水
所至以定時俗謂之量天尺規制古樸思理精微非
周公不能作臺南一石高丈許上立一表其長八尺
是謂土圭此唐儀鳳中所立見於杜氏通典今以石
表爲測景臺而謂崇臺爲觀星臺非也三代儀器僅

僅存於此其說則諸家不同當與知曆者推明之次日從告成東行六七里觀石淙唐武后嘗率太子相王羣臣遊焉各賦詩刻石石錯布澗旁或欹或立如家園中假山平樂澗水縈繞石足激湍成漣小有姿致然石僅數拳水裁一勺特盆盎間物耳而袁中郎作記過爲形容一似武夷九鯉蓋此石曾遭張易之輩鐫石剝膚故天以此洗其辱也告成之南數里爲箕山許由墓在山巔廟在山半棄瓢有巖洗耳有池巢許高風如覲而山童然無可偃仰志云多松栢可避暑非其質矣是皆岳之支山裔水窮探及此遊事

可以告竣蓋畱山中者旬日視他過客差詳審終以未登少室之巔有遺憾焉究觀二室之體勢太室如踞地蒼龍長身危脊蜿蜒北來驟首於南鱗爪四出或舒或蟠端嚴可畏少室如千葉蓮花御砦爲蓮房三十六峰爲齒苞五乳則蓮葉也環而望之隨地異形各呈巧妙河南淮北之山誠無高且秀於此者易象論卦爻以居中得正爲貴茲山宅四維之心縮八挺之軸可謂居中矣恒岳偏於東北衡山偏於西南而此奠位土中當陽端拱可謂得正矣夫是以帝室王都環布其旁聖哲賢豪羅生其麓中州清淑之氣

磅礴結聚於此故詩稱峻極傳言配天楊用修疑唐虞止有四岳古帝時巡之遠不之近故虞書不言中岳而周雅言之非前缺而後增也余既耽山水兼有嗜古之癖二室在漢唐邦畿之內古蹟尤多斯遊也於古器見測景之臺候日之表於古木見嵩陽之栢天仙之松於古刻見三石闕之篆皆二千年物所得六朝唐宋碑刻不下數十通他山遊未有此也雖夏節炎蒸而滾巖大壑境自清涼兼有油雲惠風時相披拂都忘登涉之勞令少遲疑則覲面失之矣人不可以不勇決也如是夫

遊林慮山記

太行綿亘千里林慮實居其脊山水之勝聞天下余讀柳開許有壬諸遊記神馳久矣今茲辛巳薄遊中州銳意一往以四月望抵彰德出郡西門循萬金渠西行四十里至水冶鎮觀珍珠泉是洹水源也泉自地湧如百琲明珠錯落噴沸古木樛枝交蔭其上畧如兗州之泉林矣稍西爲魏國韓公之墓是忠獻父葬處富鄭公所撰墓碑巍然道左而墓木無存荒冢纍纍幾不可辯聞忠獻墓在豐安者亦然爲惋嘆久之又西六十餘里至林縣連山四圍竝是太行之支

而西山一帶則其幹也遙望之如金城萬雉橫亘半天漸近稍見層次石皆橫理而側立一一作劈斧皴真荆關畫本也千峰壁立直上無階其支隴傍行包溪壑於中者爲諸谷黃華天平猗峪三者谷之最勝處也自縣西行可二十里至黃華谷口林木翳鬱水聲淙然奇石錯立澗側知名者爲鳴玉峽爲飛雪臺爲明月池爲倒流水皆絕勝溪行數轉至黃華下寺古覺仁院也僧徒闐寥無可棲泊而邑令王子載聞余過遣人送山輿自策馬來迎遇於寺門同上王母殿殿在谷中最高處臨眺甚美令携行厨來泉釀山

蔬酣暢移晷道人進黃華茗殊甘芳谷中秋晚滿地
皆黃華也薄暝邑令別去宿殿旁泉籟松風夜景幽
絕翼日循殿右緣溪行凌岡涉阜至紫石梯却輿而
上環睇羣峰如赤玉屏如紫絲幃卓立森排勢如連
而實裂裂中仰窺往往見一線天尤奇者爲挂鏡臺
一峰單抽旁無附麗上豐下削臨萬仞之淵而不欹
過此則見珠簾泉在溪西壁噴空直下如一幅綃尋
微徑至巖下坐簾內觀之輕明搖漾乍合乍開微風
拂之飛舞不定往余所覩瀑泉惟大龍湫可自瀑內
觀而立處甚逼仄此則有尋丈地可趺坐縱觀而日

光在東正照懸瀑晶熒璀璨光彩奪目設得暴雨雄
濶當亞於龍湫矣此瀑之西復有小瀑飄點如飛雨
以在陰崖稀見日盛冬懸霤下垂成冰塔涉春不消
今尚凝凍丈餘取以漱嚙覺五內清涼記稱五臺有
萬年冰當不虛耳日午仍還王母殿踰溪至黃華上
寺古慈明院也地高而境幽玉女峰飛雪巖仙人樓
諸奇環拱迴抱金詩人王庭筠常讀書於此詩碣尚
存更上至山巖有平敞地云是高歡避暑宮故基世
亂可避兵也院僅一僧不堪留宿遂下山穿村落中
行十里許至桃源村民多種胡桃柿栗夾道垂陰低

枝拂帽結實可手攬饒有佳致是日宿旅店中翼日
爲天平之遊自桃源西行入谷仰見兩崖危峰造天
爭高競勢土人率不能名谷口有清湍茂林平橋盤
石可坐可觴漸滾漸窄循懸崖而上十許里歷十八
盤乃至谷盡處有泉出崖端土人謂之灰泉古甘露
泉也自此西上有窄徑通山西之路安不容車馬其
往天平則自灰泉折而北踰一小嶺乃入天平谷中
以天平寺在最高處谷道陡絕須假道鄰谷以上也
甫踰嶺則見六峰插天如鵬翼垂空鯨鬚曝海瑋怪
神奇驚心動魄俯視谷中削壁數層神饒鬼剗下不

見底從磴道行上瞰危峰下臨絕壑懷靈幽異不似人間風露矣三里許至天平寺基寺故明敎院也在前朝爲巨刹多名僧今廢盡蓬蒿入草間一碑乃元人朱象先所撰延壽宮記知其地復有道院也柳仲塗記中有蒼龍洞白龍潭珍珠泉舞獸石崑閬溪獻花臺紫霄峰熨斗峰諸名勝韓魏公跋已言今之所稱多與記不同今邑誌列名數十恨無僧指點徒以意想像而已諸亭臺菴館無存者而巖壑不移山水真面目具在標格大都如天台之瓊臺雙闕而聳拔清靈則過之且別爲一區與世隔絕藥草之種以

百數水泉清甘林木暢茂誠棲真養道之所乃庸俗
緇黃不能居遊人罕至至亦不能畱可慨也徙倚久
之取故道還宿桃源又南十餘里至澤陽谷其山曰
繖蓋峰曰金門院曰淨居在平敞處無他奇南行十
許里至猗峪峰巒奇麗大槩如黃華天平然他山皆
橫亘如垣間有尖圓小峰多錯峙大峰之側不甚明
顯唯猗山別變一格所稱十二峰者或如筆格或如
玉笋卓立天半差類黃山九華谷口有猗山寺古寶
巖院也寺雖敝猶有僧數人開田博飯殿前有元碑
三竝刻護持詔旨上層列蒙古字下層列漢文詞盡

俚語譯者畧不文飾想見當時風氣朴實也院旁有
開山禪師勅公塔塔前碑載勅公叅方得法始末是
雲門宗人恐燈錄未收裂紙錄之又有碑記元江淮
安撫使粘合公見聖燈事曹居易文劉祁書頗可觀
而寺東二里許有石龕刻石作佛像像旁有碑乃唐
開元十九年陳畱蔡景所撰文提龕銘惜在道旁漸
就剝蝕得移置寺中爲佳耳暮宿於寺明旦老僧着
笠前導歷五松亭故址王庭筠稱亭中見西北諸山
呈巧獻怪畧如退之南山詩中所云良然從此溪入
岡巒迴抱溪益清石益怪涉澗攀藤可四五里至谷

盡處乃見水簾泉遠望似着壁近視則亦空懸亦可
從簾內觀輕明圓轉畧同黃華而黝縷差大不知何
人鑿石作大士像坐簾中以九天飛帛爲供養賢於
七寶莊嚴矣瀑下澄潭清空見底丹山碧樹倒影其
中玩之令人忘歸但恨徑狹不治攀躋甚難游踪罕
到故諸遊記皆不及而邑志亦不載其名非余賈勇
窮探則覲面失之矣谷之奇以聖燈大小隱現變幻
不定要須禱而見余旣求之禱無從得見峰之頂有
金燈寺谷中望之飛甍丹楹如在簷端而相去二十
餘里須從澤陽攀磴以上以險遠不克往其澤陽之

北尚有墨竈寺谷淺而寺荒未及游猗峪之南有棲霞谷谷中有九峰地當山右通衢東西行者皆見之亦可無往唯蟻尖寨在黃華之北二十餘里山峰銳削直入天心其下平坦處可容數千家有泉有田可以避世而王相巖爲漢黨人夏馥所隱有懸瀑垂虹石梯凌空之勝俱未獲至以爲憾事然黃華天平猗峪之奇旣已窮搜徧討所得殆多於前人矣大都南方之山秀麗北方之山渾雄恒岱華嵩稱岳矣未若大行之亘地蟠天不見首尾也澤潞遼沁皆憑大行以爲州未聞有佳山水特著名者而獨露其奇於林

慮林慮屏障鄴城郡盡而山不盡山勢嵯峨挺拔藏
秀於雄蘊巧於樸幽浚無際端嚴有餘靈氣之鍾於
人爲杜喬傅奕杜正倫王同皎韓忠獻岳武穆董搏
霄諸名臣率皆剛方雄毅節槩凜然而李延壽趙秉
文王庭筠崔子鍾輩又能以文章名世至隱遁方外
之流亦有臺佟辛謚支遁劉秉忠等諸畸人孰非茲
山靈秀磅礴鬱結百千年而一發之者耶余飽遊南
中山水思見北方大山喬嶽食其蒼古渾噩之氣今
一舉足而攬太行之絕勝有厚幸焉記之以示南人
俾未到者當臥遊耳

遂初堂文集卷之十七

水竹塢會葬記

侍讀學士邵戒菴先生請假治葬歸武林卜地於北高峰下水竹之塢卽西湖志所云有神霄雷院者也侍講往來營度居湖上者半載築土穿塢一草一石躬自審視必堅必完先葬旬月服綈服廬於墓次至期會葬者數千人城中輿馬爲空通門故舊有至自數百里外者弔奠旣畢覩侍講顏色之慘悴心思之懇到禮制之周詳莫不彷徨歎息以爲近今所希有侍講旣葬猶居墓所盡三月然後釋服聽家政嗚呼記稱附於棺者必誠

必信勿之有悔今人自啓攢以至掩坎一切延賓速客
塗車芻靈爲侈靡夸大之具糜耗貨財炫耀耳目至於
穿中復土窀穸之事顧畧弗留意程材課工委諸親友
僕隸身或三數至焉粗率鹵莽苟以畢事者比比也其
葬時應持何服世尤不講大率將葬數日服斬衰行事
旣葬卽除之夫改葬服總禮有明文雖別有未葬服不
變之說然古三月而葬今人大都過期或遠至五六年
十數年變服已久喪服有易以輕無加以重則斬衰誠
爲過制而臨葬乃服葬已卽除視服總三月者更爲不
及輕重失倫要之爲不如禮如侍講所行洵爲至當夫

禮教廢壞雖曰久遠誠得鄉大夫鄉先生毅然講求而力行之猶可維持萬一侍講此舉固自盡仁孝然爲功於世不小矣古人會葬非直送終亦將於是乎觀禮夫子觀延陵季子之葬而稱其合禮觀衛人之葬而嘉其可以爲法今侍講殆兼而有之某從執紼之後不可以弗識也謹書之以諗知禮者

許少保江右戰功記

余自少讀史傳見古名將戰攻奇蹟未嘗不慨慨太息
想見其爲人至如遷史之敘田單韓信班書之傳李陵
陳湯范書述光武之戰昆陽耿弇之平張步其文精采
倍常至今凜凜有生氣是知戰功待文以傳而文亦藉
戰功以奇也頃在史館嘗恨明代將帥功績載於狀誌
碑傳者都不詳惟唐荆川爲沈希儀敘廣右戰功曲折
明盡如畫据以立傳便可比美前史故知當世不乏奇
功特載筆者聞見有不及耳若今少保許公之鎮江右
其戰功可得而述焉公諱貞字盡臣閩之海澄人初爲

鄭氏將康熙初年以左都督統所部歸朝

詔仍其官駐九江已而移屯贛縣居久之滇黔變作湖
湘諸郡皆陷而耿精忠反閩中出兵杉關廣信建昌撫
州諸山賊蜂起應之州縣大半破沒其所遣驍將賈振
魯者規取贛州以通楚寇陷石城圍寧都勢張甚虔人
震恐公在屯間發憤歎曰鼠輩猖狂乃至是乎大丈夫
立功名報國家此其時矣遂以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起兵赴援時公閒居久部曲多散去衣甲器械不完而
公常教人舞藤牌用挑刀人多練習乃椎牛醢酒集屯
丁諭以忠義大節聞者皆感奮得選卒四百率之行賊

衆數萬營於黃坊所過無敢撓鋒見公偏師前不爲意
公大呼突陣跳盪無前藤牌軍一躍數丈人馬辟易搏
戰數十合賊衆大潰斬首數千獲甲幟礮矢無算於是
軍容始可觀乘勝解寧都之圍進復石城斬首三千八
月賊圍興國急公馳救之立解勦零都瑞金盡平天華
長樂伍遷白奇諸寨招降李婆紅旗石竇諸寨賊衆數
萬出難民三萬餘人囑有司加意拊循暫撫交章上其
功加太子少保時公威名日盛閩寇畏之潛遣辯士以
高爵誘公他寇亦多遣人致書進說公一不啓書械其
使以聞顧遣閩人饒元結僞總兵張存歸朝存据順昌

以牽制延汀耿孽大患苦之於是

天子知公赤心可大用擢公總兵轄湖東三郡駐節建昌以十四年六月視事未逾月復空黃崇仁樂安三城建昌先爲賊据安親王復而守之顧環城數十里皆賊賊營於麻姑山蕭家壚楊華芙蓉諸山寨者無慮三四十萬逼城而軍耽耽下瞰親王以爲憂公徐白王曰賊雖多易與耳請破彼一寨以爲驗王尚未知公之善用兵也姑應曰諾公出城不意以夜二鼓疾馳勦蕭家坪冒險突上黎明破之王晨召公不至聞其出勦也大驚惟恐失之已而公還獻捷王乃大喜賜食慰勞於是王

知公果良將可屬大事遂以建昌委公而身率師自袁州進攻長沙留滿兵五百公部卒僅二千賊聞王軍西行度城守益單以十二月二十八日併力攻城一軍駐城東之沙坪一軍駐城東南從姑山一軍薄南門城東多民居沙坪平坦他將請攻之公不可分遣裨將守南門而自將銳卒衝從姑山山高賊渠屯焉不虞我軍猝至倉皇迎戰大敗遁走而賊之攻南門者方鵬張公自山馳下掩出其後賊大驚表裏夾擊盡殲其衆肝江爲之赤自是賊膽落不敢復議攻城矣捕得生賊言賊度官軍必攻沙坪則出兵縻我而從姑山之衆下焚民居

官軍不得還城卽破矣今驟攻從姑則沙坪之衆弗能救也諸將乃大服麻姑山最高賊衆數萬踞其上環而寨者數十里一急百應公默計方春水發溝澗皆成河諸寨隔絕乃可破也於是按兵休士顧就麻姑山麓平敞處時時引兵操演賊初見兵來以爲將攻已也擐甲執戈以待公操罷徐回久之賊益懈不爲備春水暴漲賊爲浮橋相聯絡公密具舟積薪其中十五年十月晦公復引兵出操士卒皆不知將攻麻姑也抵山麓忽引而上直突賊營賊分衆掠糧於外留寨者不意大軍猝至惶駭不知所爲而別校分駕薪舟燒絕浮橋他賊不

能相救一日破六十餘寨積屍滿谷煙焰塞天於是南山之賊皆盡而城東二聖山閩寇耿二營焉其餘沙坪紅門梓木嶺諸賊蜂屯蟻聚不可勝數公計賊衆且有備故爲緩攻以懈之五月五日當競渡衆謂賊在近請已之公故縱龍舟往來盱江置酒張樂會諸將聚觀賊熟視不敢出聲息公益知賊虛實遂以六月六日進勦二聖山直衝中堅賊所恃礮火弓弩我軍肉薄而上藤牌蔽身矢石不能傷長刀一揮甲札皆徹賊大敗耿二踉蹌遁去連破四十營斬馘無算餘賊盡走入杉關自王師西行建昌危於累卵公獨守孤城者七月以饑疲

之兵二千當方張之賊數十萬而胸有成算整暇從容卒能以少擊衆以弱摧強盡殲羣寇安簡二親王屢致諭書褒美文武大吏倚公如長城焉七月復金谿南豐八月復廣昌九月復瀘溪累功授世職十月破賊蓮塘十一月援南豐十二月復新城追賊至杉關於是湖東三郡無賊而吉安寇韓大任者驍勇有智數號小淮陰與官軍久相持不下糧盡出走以十六年五月入樂安簡親王度攻大任非公不可檄公提師擊之遇於跌水嶺大任所將多邊關勁卒垂死猶反鬪公與之一日八戰彼此疲極坐睡少頃輒起復鬪我兵益奮寇不能支

及藤弔楓樹平相顧詔曰二寨猶破吾等向若不降無
噍類矣是年七月

優詔褒獎晉公提督兼轄饒州南昌吉安凡六郡其冬
命提督江西全省軍務所部將領俾自擇補用不拘成
例以公熟識其才得收指臂之效也劇賊江機楊一豹
者踞江潁山爲巢四出剽掠公會師勦之自錢村入賊
立木城爲三關溪溝鑿壁兵不得進寨後有高山公遣
人間道攀援至山頂下瞰賊巢第苦乏水餓疲不復能
鬪乃命截竹爲筒盛斗水人負一筒裹乾飯宵行黎明
至山巔恣飲飽餐以待賊望見上山迎鬪我兵乘高擊

之賊披靡墜崖谷死乘勢至寨後鳴角聲炮賊守關者聞之謂官軍已入寨皆散走大軍長驅而進盡犁其巢賊首走鷄公山猴子嶺封禁山皆絕險人跡不到輒躡其後襲破之又走洪山山有黃巢殿自昔官軍無至者公又被之十八年四月追賊至江許山卽賊巢爲營賊謀夜劫營公調得之令鑿地三尺以其土壘垣三尺城塹立就士露刃植立垣下賊至毋得出聲而別遣將伏林中賊果夜至忽見垣塹轟然大驚發火見垣內白刃如林惶怖反走伏兵出賊狂竄相蹂躪死進破詹源老巢江楊等亡入閭歸款論功復加一世職二十二年

奔寧都衆猶二萬屯於都湖立木城畫壘而守公攻圍
兩月寇出挑戰輒不利乃棄城潛逃公星馳追躡蹙之
於永豐又蹙之於黃塘虎峒其衆死亡畧盡乃投閩康
親王軍前乞降以公窮追力戰故也十七年正月平廣
昌之藤弔楓樹二寨諭降僞將饒大武等五十餘人兵
民五千餘二寨舊稱天險四面懸崖攀藤猿掛而上頂
寬平可容數千家有池不竭粟支數年公乃營於對面
永安山多製火器會天大風發礮焚其廬賊升屋救火
遙縱火筒擲之不得上須臾灰燼賊窮乃乞降先是麻
姑二聖之賊旣滅公念餘黨不足窮捕遣人四出招撫

僞總兵揭斯進等僞將軍楊玉太等僞都督余雄等先
後受撫者三十餘輩凡將吏千餘人兵卒數萬其或不
聽命亦不遽加兵徐徐曉諭之初過廣昌僞將軍劉汝
桂等不就撫而潛遣人入營探聽公引令遍行營中曰
吾軍虛實悉汝觀之歸語汝將欲降則降不降善守汝
寨吾今未加兵俟軍還仍不降攻汝必矣宜固守其險
要不能守而破者玉石俱焚毋悔廣昌民欲薙髮公曰
徐之吾未能畱兵兵去賊復至必僂汝吾歸滅賊汝薙
髮未晚也民皆感激泣下汝桂等服公威信亦率其衆
出降公仁而有度皆此類也諸山寨初或恃險不卽降

二月命移鎮廣東公自起兵至是首尾九年凡遷官四加銜一加級五子世職三大功奏聞者二十餘次其餘小小戰績不可勝紀惟

天子嘉公忠勇召入陛見褒勞再三公叩首言國家洪福

主上天威小臣何功之有

上問在某處某處殺賊幾何公又叩首言臣逢賊便殺不記多少

上笑而頷之知公樸誠益重公公爲人廉謹和易謙退不伐平居左圖右書接對士大夫恂恂儒雅不知其爲

元功宿將也持軍嚴整禁部下勿掠勿淫勿殺降勿俘
良每出軍以郡縣僚吏偕行破賊得難民婦女輒帷置
別室屬吏謹視之遣還其家破寨得積穀令軍民隨力
負取軍敢奪民饘以徇凡收復城邑他將有議攻山寨
者公曰方亂民結寨自保不皆賊也止勿攻所全活不
可勝計以故江右人浚德公家祠戶祝迄今思慕弗衰
云嗟乎自三藩倡亂東西交訐潭岳撫信之賊中相隔
閼者虔州一綫地耳公崛起屯間扼其喉而不得進使
賊連鷄之勢不成遂乃偏師橫鶩靈鷲驅令麻姑玉
笥之間空無賊巢王師得以開長沙掃滇孽而粵閩二

寇縮爪鋏牙坐困井底同歸殄滅公之功在社稷不緡
矣而

天子重公尤在矢心報國丹誠不渝蓋嘗論將帥如公
忠壯者無幾人余從左右史之後謹據功狀論而次之
俾異日傳功臣者有考焉

殷公武畧記

國家有征伐之事其在偏方小醜則尋常良將皆可以克捷有功至於討窮荒之狡寇集百世之大勲則非謀勇兼備制勝萬全者孰能勝其任而愉快如斯人者非可旦夕求也必拔擢之素簡任之久而後猝當大事得盡展其才畧以佐廟謨

天子亦必得如是之將而駕馭之然後可以伸威萬里古來有事於邊陲者多矣若漢武帝之任衛霍唐太宗之用李靖千百年僅一再見傳稱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豈不信哉我

皇上以神武削平僭逆矯矯虎臣爭効臂指之用至於親征厄魯特破滅噶爾丹乃史冊未覩之奇勲跡其成功出於西路而陷堅挫銳則寧夏兵實爲軍鋒人知費大將軍孫將軍調度之功而總戎殷公臨機決策出奇制勝之效或未盡知比者親見殷公而訊用兵曲折讀公自撰年譜乃知公資兼文武有大將材而用之適得其宜則

皇上將將之方高出古帝王上也未嘗備員史職得書勲臣功狀敢取公戰功詳次之公諱化行字熙如其先山西沁水人明末避亂居陝西咸陽之靳李村公生八

歲父母相繼亡孤露流離備嘗困苦父友王某撫以爲子自少意度不羣慨然有封侯萬里之志業儒不成去習韜畧二十二中武舉二十六成進士會滇逆倡亂黔蜀陷沒

天子命閣部莫洛爲經畧自秦進討授公守備募義勇以從久雨糧匱經畧麾下卒多亡入山公撫諭還營者三百餘人行至寧羗州糧不繼軍心皆變經畧督促益嚴提督王輔臣之兵遂作亂殺經畧公陷賊中稱病歿自晦匿明年官軍復秦州有

詔被脅官兵聽歸其伍陝督哈占詢知公不爲賊用奏

復其官委璽火器營教士習火器甚精從撫遠大將軍圖海復平涼郡勦牛頭山賊復香泉已未夏僞將軍王屏藩據漢中遣其將陳君極引兵二萬出寶鷄圖大將軍調公赴援未至而賊攻破砲臺營圍西山堡勢甚急公身先搏賊一鼓解西山圍守紅崖堡再戰再捷相持數月賊終不能克遂引去時賊盛兵窺秦隴公扼險挫其鋒賊不能過寶鷄一步全秦宴然大將軍嘉公功授以副將銜其年冬官軍三路進勦奮威將軍王進寶由寶鷄振武將軍鄂克濟哈勇畧將軍趙良棟由畧陽公從圖大將軍哈總督由興安大泥峪先驅至鎮安伐木

爲橋度軍自龍洞川攀藤而進攻兩河關先登克之長
驅擣興安復洵陽進至漢中府與奮威將軍兵會明年
進取川蜀公奉令駐漢中督軍餉轉輸及時軍食無匱
全蜀遂平議征滇黔建威將軍吳丹由永寧進振武將
軍勇畧將軍由建昌進未及期賊將胡國柱陷瀘州攻
永寧秦督奏授公漢中城守副將引兵二千援蜀從建
威將軍復瀘州從振武將軍救永寧未至而永寧陷亡
一提督七總兵一副將乃議退守敘州大軍先行公以
孤軍殿後胡國柱率二萬衆來追衆甚恐公曰今日之
事以必死求生則生以幸生求生則死我若走賊追躡

之立盡兵法云易地用衆險地用寡唯有據險待敵猶
兩鼠鬪於穴中力大者勝耳遂扼險而陳賊盡銳攻之
士皆殊死戰不能下迨暮以草人秉炬爲空營引軍潛
退賊遲疑不前公乃得與大軍會夜半追軍復至火光
耀天諸軍皆引去公仍殿後自永寧至瀘州二百餘里
路皆險隘公且戰且退不解甲者十二晝夜乃渡瀘江
竟全軍而還公語諸將兵不難於進而難於退進則士
氣勇退則士心怯兵法曰攻必攻其心守必守吾氣我
軍雖退而不失守氣之道故得全諸將於是服公智勇
多就公決機宜矣敘州府與瀘州俱當賊衝瀘州有滿

漢重兵守之敘州則三降將各統其兵以守心叵測衆議以奮威將軍之子王用子往守敘州用子竟不往乃以公守敘州公計賊必來攻而兵單難守屢請增兵無應者未幾賊果分三路圍敘州公濺溝高壘推誠待三降將與之協力固守賊來攻輒擊却之既去復來公守翠屏山相持久之卒不得逞而去時成都傳言已失敘州諸大吏皆震恐比得公報乃安明年逆孽遁還雲南諸賊軍皆退公引兵追賊連奪險抵馬湖府而還從西安將軍復永寧從哈總督進征滇至交水簡親王等已圍雲南城以糧少檄止秦兵乃班師回蜀公還駐漢中

天下大定部議曾陷賊受職者多革去公以寧羌之變不爲賊用且屢立戰功任職如故尋補三屯營副將時康熙二十三年也三屯去京師近

皇上東巡數過之公以守將扈從因得見

上

上召與語大器重之洊被恩賚遂簡任臺灣總兵仍令給假回籍省墓事畢再入朝陛見而行臺灣故鄭氏地其民多俘徙以來習於悍戾生熟番錯居土俗絕異文武吏三歲輒遷鮮善治公自以受海外重寄實心任事撫綏軍民宣布德教人稍稍興於禮讓焉初議

築城而難其費閩大吏謀於公公言此地皆浮沙時震動城之不易且孤懸海外唯仗中國威靈統攝之若僅畫疆而守卽有城不足恃遂止不築然謂軍府所在不可無木城親入山相視得木材令麾下卒人致二株不旬日而城成分建營壘繕甲厲兵而時訓練之臺灣遂爲海外重鎮會當鄉試公具疏言武科之設別於行伍者重韜畧也今先騎射而後策論則謀畧之士必多見遺宜仍舊制先策論次弓馬射鵠不宜過遠拔千總於把總不當限年惟其才部置弗議

上命自後千總悉選拔如公言而次年會試特命步

射減五十步爲定制云居三年調補襄陽總兵官召
入陛見屏左右語良久天下形勢人材風俗無所不
諮詢公悉心以對其大者有罷臺灣鑄錢及秦中賑饑
二事臺灣在鄭氏時行永曆錢既入版圖有司請更鑄
制錢部頒臺字錢式鎔故錢鑄之錢文雖正而以臺字
故不能行於內地商旅貿得錢必降價易銀以歸鑄日
多錢日賤至三四千文乃值銀一兩而給兵餉則銀七
錢三有成例兵以官值市物民多閉匿弗與市奸人搆
扇其間幾激變賴公防之嚴諭之切乃得解屢以停鑄
言於閩當事當事謂請鑄未久不便遽請停至是具言

之

上愕然曰此事殊有關係若亦封疆大臣在任時何不
言公頓首言臣武臣不敢與錢穀事

上曰爾至鎮言之未晚對曰臣今已離臺灣越省言事
益非職守雖有疏恐不得至

御前

上曰第作條奏來比公還鎮爲疏上之果格於通政司
再具疏而以奉

上指白通政乃得達事下戶部部議不行得

旨下閔督撫議之竟得停鑄臺灣兵民始相安關中連

旱荒民多饑死流移至襄鄧間者尤多

上微聞之遣使數輩勘視還報皆言無大害而秦中當事方議移甘涼寧夏之粟以濟關中饑公甫抵襄陽則見流民載道比入覲在途備見諸顛連情形乃以關中大荒及襄鄧多流民之狀一一奏聞且曰民爲邦本三秦又天下根本今凶荒至此若不速救老幼必填溝壑少壯將無所不爲所憂不細往歲用兵滇蜀秦民嘗罄儲積以供餽運馬騾不繼則肩負糗糧攀藤引葛數千里輸軍前軍賴不匱今天災至此死亡且盡惟

聖主哀憐又曰古有移粟之法謂地近便轉輸者耳今

役襄陽遡漢江而上有丹水可通商州之龍駒寨然淺狹多灘石難行舟龍駒寨距西安尚三百餘里山徑偏仄陸運更艱唐劉晏常一用之近代無繼者

上念襄陽陸運至陝千餘里太勞民聞有水道使廷臣相視得寶乃命內閣學士德珠楚督丁思孔及公與河道劉墉發襄陽米二十萬石水運至商州復陸運至西安平價和賣且招集流民使之還鄉事屬創行無所依倣在事者茫無成見惟令有司盡拘江船以待公曰江船大者載二三百石前至小江口須用溪船所載不過二十石更前更減江船一須溪船十乃足分載今溪

船絕少用則須造而多拘江船何爲且轉運非一口事
予之價則舟人爭來拘之則屏迹不至將何以繼立麾
散之而操筆條列應行事宜究其始終利害曰籌運水
議大畧言水路用船或僱或造悉如民間價值陸路卽
募流民之在豫楚者使之肩負得食其力兼可還鄉予
僱直宜少優其他分官設站之法甚具諸公初有異同
已而悉從公議公又念水路無他虞陸運數百里山谷
間聚夫以千萬計自非控馭得宜恐生變乃以水運委
同事者而專任陸運分遣官吏廣募流民爲運夫編以
卒伍法擇善書計者領之先馳至龍駒寨度地計程自

秦中諸邊去省會甚遠又無水道車騾輓運勞費不貲
且諸邊亦無多儲之粟邊地若荒又何法以濟之移邊
儲以救荒非計也中原及東南諸省方豐稔若截漕
運之米泝黃河至孟津教倉輓之入關漢唐運道其在
費省而功倍襄陽至西安雖頗遠遠水陸皆可通楚豫
與秦唇齒相關救災恤鄰春秋所重雖小勞於民亦不
容已

上甚以爲然翼日

詔廷臣集議命漕臣截漕運之粟溯黃河運入關者二
十萬石遣廷臣會楚督輦米自襄陽經汝南洛陽入秦

中者十萬石秦民以甦而流民之在襄者失業窮窟或羣處而鬻或與土人相鬪許公勞來安集不遺餘力有事則曲爲調劑令各得其平以解親故盡室來者踵相接竭力振救之饑者設糜病者予藥假貸者與錢米酌應之不倦鎮署在穀城去郡城百八十里嘗有奸人誘流民爲亂謀洩郡守閉城大索邀公入郡彈壓且令流民無保結者悉驅出之公曰何地無奸我出人愈疑駭驅流民是激之爲變也乃堅不行而密布腹心擒奸首置之法餘不復窮治發令箭亟止驅逐已驅出而有容畱者聽流移始安郡以無事其明年乃有南洛轉運之

襄陽溯襄江歷穀城光化至均州之小江口經內鄉淅川過荆子關徐家店入商南境過竹林關抵龍駒寨凡水路八百七十餘里襄江用江船入小江口改用舢舨船過徐家店又改用八九石小船計運費每石五錢有奇皆督水運者主之自龍駒寨經商州踰秦嶺度藍橋過七盤坡抵西安會城凡山路三百七十餘里則皆公主之分爲十二站每站撥千把總或雜職一員司收發兵十數人司催押又以龍駒寨商州秦嶺舖七盤坡爲四總站撥府佐或守備各一員總領其事擇祠廟爲行館無則編茅結廩以居秤斛簿單一切需用之物皆備

流民自襄應募至龍駒寨者人予米一斗錢百文爲路費既抵龍駒寨則人肩五斗運至一站者予銀五分爲雇直部署既定民夫以次集而運舟不至夫稍稍散去復多方招集之間或糧艘驟集而夫不足則更募人畜濟之其有便道還鄉者量予錢米資其歸事叢弊起曲折甚多公隨地隨時規畫措置務令得宜方暑雨跋涉山谷間思慮焦勞鬚髮爲白事乃得集初議支給運費及司糴者皆文職其武職督運而已然文臣慮錢穀一經手恐有後累戒弗預不得已皆將校分任之而所委道府府佐率途巡中路或託故却回其至者亦袖手遊

行道上日向站員索收發數轉報塞責而已比米至秦
省而司糴者尚未至公念饑民急得米遂開糴五岳廟
令麾下守備主之米既流布人心大安民間有藏粟者
悉山市不復待價米價漸平二麥繼登秦民不復苦饑
乃請

旨停續運起二月迄六月而畢事秦中浮荒自公
見時極言於

上始議捐賑議輓運迫蒞任則日夜安集流民至是乃
身督運運成而公遷適與救荒事相爲首尾若有天意
焉癸酉冬寧夏總兵官有缺公方移鎮山東未上

特旨以公補之蓋

上將有事西邊以公材可重任故特用公也寧夏自古用武地兵勁健敢戰而亦貪狡易犯上公至則嚴職守申軍令鋤其驕蹇拔其才俊更定部曲爲分合法以練士士皆可用製子母砲簡馳馬儲芻粟以待徵發乙亥冬

上將大征厄魯特議三路出師以陝西出者爲西路遣尚書圖納至莊浪會陝西將軍督撫提鎮議兵事公條列征行八事諸公善之屬公起草入奏 命廷臣集議悉見施行時諜知噶爾丹在柯布多西路兵期以三月

中旬出肅州之鎮筵循黑河向崑都崙而進發西安滿兵三千人漢軍千人河西提督及四鎮兵六千人簇入勦寇而以一總兵官率河西騎卒三千人駐營中途備接應滿兵帥則將軍博濟副都統四人佐之漢兵帥則振武將軍孫思克公與涼州總兵董大成肅州總兵潘育龍佐之二將軍四都統皆議政而以孫思克爲長合將校兵馬凡二萬二千餘人人持五月糧馬皆有副以牛羊爲一月食征行兵入賜治裝銀十兩寧夏鎮當發騎卒一千五百人期於二月初會甘州飼馬以行孫將軍以三月草未青請緩至四月先在莊浪會議時公謂

噶爾丹所居宜在京師西北山西正北而寧夏之東北也若從甘州趨崑崙都崙則偏於西恐不相值衆莫敢決公乃別爲使臣言之至是奉

上諭西路兵毋出鎮彝改從寧夏出塞四月發太遲當於三月初出兵旣得

詔師期甚迫度遠鎮兵不能悉至將益發寧夏兵乃檄部下悉士馬數各備行裝以待復得

旨撫遠大將軍費揚古以二月二十日發京師孫思克兵亦令二月二十左右發寧夏師期益促有司所徵調芻糧倉卒未集而本鎮所儲積多侵耗其僅存者亦朽

敗不可食諸路營驛馬及捐納之馬自遠而至者竝羸
瘦公度官所給糧馬不足恃又兵無廝養則任戰者少
乃令兵二人帶餘丁或子弟一人供樵汲牽驅之役又
人備驢二頭供運負其兵士應支之糧給價自買悉得
善米又令多辦糗糒乾腊及解渴藥味以從軍裝之外
若雨具寒具革囊勒鞋鋏鎌繩索之類無弗備及期諸
將皆至博將軍率滿軍漢軍三千人孫將軍率所部千
八百人董總戎率涼州鎮兵千二百人潘總戎率肅州
鎮兵千人相繼發寧夏二十五日辛亥公率遊擊守備
以下官三十五員騎卒三千人餘丁千五百人廝養數

百人繼進分爲四營中軍居中先鋒營居前左火器營居前右護軍營居後出塞銜尾行日四五十里或六七十里傍黃河行可十許日乃去河載水束芻度戈必戈必者無水草處華言磧也又二百餘里至一山有古碣曰兩郎山或言卽狼居胥也四月四日至郭奪力費大將軍自歸化城來期於此會兵而大將軍已過倍道行十六日至甕金而得減兵之令初甘涼肅三鎮兵自遠馳至寧夏卽出塞不及飼馬軍士得倉粟及餘馬駝畜皆不暇擇且以爲噶爾丹不可必遇出塞稍遠當糴兵揚威而還未必長驅深入不甚愛惜資糧及度必戈馬

遂相繼斃更前益苦乏水而草未盡芽會大風雨連數
晝夜寒且饑顛仆營中及道旁者相枕籍有潰逃者追
斬之不能止於是孫將軍議選精卒併糧馬以進其麾下
僅得四百人涼肅二鎮各三百人而微公畱千五百
人以五百人與滿兵五百屯魏金甌後糧至守之以待
還師寧夏兵固多預備公又善訪求水草雖踰大軍後
常不渴乏身先將卒日步行數次節馬力遇風雨謹覆
蔽之或溫以火馬少斃者所裹糧日檢飭不得遺棄及
恣食人有餘糧馬有餘力比得檄欲請勿減而孫將軍
已前行隔數日程不得已如令減遣而選銳卒千八百

遂初堂集

卷之十七

七

人畱五百人屯魏金餘率以進數日及大將軍軍皆甲
以行時近賊地宿草爲賊所燒數百里間皆灰燼新草
未芽大將軍所領皆禁旅倉卒行裹糧少後運不至恒
苦饑諸軍議假與糧公所部假者尤多五月四日至土
刺河十三日戊辰食時前軍已哨得賊嚴陣而前可二
三十里過淖至昭磨多其北大山千仞壁立山下平川
廣數里林木斷續有河流其間曲折環繞其南山差低
於北漸陔而下有小山橫焉戰地也小山可二十仞自
西上爲崖三層乃至巔自東上僅崖一層費大將軍與
孫將軍已上山前軍與噶爾丹遇佯北以致之賊恃勝

轉鬪而前將爭小山公方將兵至山足知賊近急登山
遇孫將軍方下山公言急宜據此山巔不可下諾未既
費大將軍亦至復言之大將軍曰日將暮矣大礮不能
卽至當以來日戰耳公曰戰卽來日若此山爲賊據我
營其下可乎大將軍曰賊甚近不戰汝能夜守此山乎
公曰願守此廻鞭一麾兵皆上甫至山巔而賊亦登見
我師旣據巔遂止東崖下以崖爲蔽發炮上擊時大將
軍布陳令河西兵居中滿洲及蒙古兵居左右翼及戰
寧夏兵千數百人居左甘肅涼兵共千人居右皆登巔
以陣其右衛西安諸滿兵分列寧夏甘肅涼兵左右在

遂初堂集卷之十七

十四

山下川中及南山足而蒙古渣薩克諸兵又分列滿兵之左右賊爭小山衝中堅故河西兵迎其鋒公令士卒皆下馬發子母礮熾擊之噶爾丹及其嫂阿努娘子等亦皆冒矢石率衆舍騎而鬪鋒甚銳殺傷相當勝負未決公使人告大將軍曰川中兵宜從柳林出衝其脇賊必亂旣又望其陣後林中人馬甚衆而不出戰必婦女輜重也復告大將軍宜遣一軍往南出不意刼之賊返顧必擾動大將軍皆從之公望見兩軍將薄賊遂鼓兵控矢而下呼聲震天賊衆遂披靡墜下山者滿陀谷棄仗如麻殺阿努娘子得賊旗數十禽斬二千餘乘勝逐

北策馬先馳麾下卒擁纛繼進遇輜重戒弗取且射且逐月下追三十里回視他部兵無至者方使人請諸軍偕進而大將軍傳令收兵乃整軍而還翼日大將軍會衆斬俘襁旗舉酒勞諸帥大獎公曰昨日之戰賴公以濟國家之福

主上之聖也

主上屢稱公才乃今見之比還朝具以公功聞於上上由是益眷公知公有大將才也噶爾丹橫行沙漠併吞三十餘部躡我屬國擾我邊陲

皇上爲天下大計不得已大舉征之親帥六師分兵三

路張彌天之網以遮之

聖算周詳固操必勝之術矣然深入窮荒糧運難繼設或不遇賊或遇賊而不能敗敗而不大創則再舉爲難勞費方始乃一戰而破滅之無遺種豈非師武臣力天人交相哉噶爾丹之至昭磨多也固震於

天威折而西遁然其衆尚盛其陣尚堅設不據山巔得便地不出奇兵夾攻之則事未可知寧夏兵旣爲軍鋒而公料敵制勝決機俄頃雖古名將無以加自此沙漠廓清

皇靈被於無外公之功豈獨冠絕一時而已哉

上駐蹕二十八臺提聞大喜遣侍衛迎勞將帥

命陝西兵無滿漢皆至京師受賞軍行至十五六臺間有

詔責大將軍噶爾丹旣敗何故不卽追禽之令得遁去乃頓兵俟

命者久之孫將軍上疏言噶爾丹旣西竄或擾邊諸鎮皆出孰爲備禦得

旨遣諸將還鎮而孫將軍獨入朝受賜焉公引軍從受降城入河套過豐州以八月末抵寧夏其所畱鎭金兵孤懸單弱遇噶爾丹之姪丹吉喇敗而西以千餘人乘

之多所殺傷奪路以去設如公初議以三千人一總戎
守之皆成擒矣公知邊事未已歸而益治軍善飼馬營
伍虛者悉補之明年春上疏請將兵從郭奪力深入務
殄根株今賊之仇阿喇蒲坦截西北甘肅大兵截西南
噶爾丹西走無路勢必東行若過甕金恐復難制急感
之可擒也疏至

上已發京師公迎

駕至清平堡薄暮立召入賜坐褒獎甚至遂扈從至
寧夏在道十餘日數蒙顧問賜飲食器物無虛日
上御閱武堂命公指揮步騎大列陣進退分合練習

整齊

上大悅 令官兵皆以班坐賜酒食撤 御膳賜公又
召至 御座前手賜酒三爵指示新降附人曰是將軍
卽殺敗爾等者也

御書深沉節制四字以賜尋又賜戴孔雀翎俾預議政
之列且 諭曰漢總兵官從無議政之例以爾師中極
其効力費揚古來京備言之故有此異數也四月望
駕發寧夏公率所部兵復從大將軍出塞人持四月糧
期深入捕噶爾丹必得乃已噶爾丹旣敗收聚千餘欲
投烏思藏聞甘肅兵扼之不敢前遣其幼子徵糧於哈

密爲所執獻於朝又聞大兵復出窮蹙無聊遂仰藥
死姪丹吉喇以其骨西行軍行至郭奪力而聞噶爾丹
自殺進至無賴札喇盡降其餘衆追丹吉喇至大戈必
不及而還大戈必者五百里無水草處於是漠北無寇
跡矣師還大饗犒士告成功強寇旣滅禁旅之駐寧夏
者悉撤歸近邊部落若祝囊若鄂爾都斯等皆頓首歛
塞邊境宴然乃疏濬諸河渠引水環城徧注諸村堡復
朔方水利又念邊地尚武文教未敷乃勒

聖訓於萬壽宮宮後創立義學擇良士爲師闢閑田若
千頃以其租供生徒月餼自爲記勒石俾世守之公以

王姓入仕至是具疏請復殷姓且求無奪養父母封誥
以已身與妻應得封典移封本生父母皆從之戊寅夏
論平寇功授拖沙喇哈番予世襲加封三代備極榮寵
未幾而有廣東提督之命便道過咸陽展墓焚黃大集
親黨故舊歡飲十餘日無貴賤與均禮各有贈貽爲同
堡人代輸一年租賦縣學尊經閣廢捐五百金獨成之
義聲徧於關中矣嶺南山海盤錯之區

天子以巖疆重寄非心膂臣莫可故簡用公公蒞任
方新勲業日盛將載筆以俟續書

論曰善奕者不勝於攻圍刦殺之時而勝於布置行立

之際善將者亦然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觀殷公
平時所以治軍及征行時足食儲力之道旣整且暇所
謂節制之師豈待決機兩陣而後知其必勝哉兵固危
事而出塞數千里捕飄忽去來之寇尤難必克

天子所以決策親征者賴有遠猷長策先勝後戰如公
者可任大事故成犁庭掃穴之勲豈勃然興師而倖勝
於一戰哉是役也關天下安危故詳載之以見

聖天子知人善任之效非直紀殷公功已也若夫襄陽
運米水陸竝用法皆創始亦備著之俾後之人有考焉